



# 列宁峰上的卡车

马行

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，一道道三维勘探探测线，横跨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。

列宁峰不仅是吉尔吉斯斯坦，也是整个帕米尔高原核心区内最壮美和凶险的山峰。

说它壮美，是因为列宁峰的峰峦阔大又巍峨，雪线之上，有巨大而又古老的冰川，雪线之下，则是绮丽多彩的高山草甸。在世界自然景观评选中，列宁峰被提名为世界七大自然景观之一。

说它凶险，是因为列宁峰的气象瞬息万变，在一天之内，时而暴雪弥漫，时而飞沙走石，且常有山难。1974年，苏联的11名女子登山队员在列宁峰全军覆没。1990年，世界登山史上最大的雪崩发生在列宁峰，43名登山家被埋。

列宁峰自1871年被人类发现以来，百余年间，只有山脚下，偶有牧人前往，而雪线上之上，除了专业的登山运动员与登山家，是无人问及的。

可如今的雪线上之上，地球物理胜利分公司海外项目部勘探队的数百名员工不仅来了，还把重型卡车也开来了。

把重型卡车开到雪线上之上，别说寻常百姓了，就算是极专业的登山探险家，也认为是不可思议的。勘探者就是这样，也一直这样，总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把非常态变成常态，一次次突破人类的生存禁区。

这些年，不管是在国内的高山，还是在中亚、西亚等地的高山，只要来了，受长年惯性思维影响，勘探者首先考虑的就是怎样把卡车开到山上去，把人员和设备运到山上去，而不是徒步往上爬。

如今在列宁峰上，勘探队的卡车之所以能够如履平地般地长驱直入，受益于列宁峰独有的地势与地貌。整座山峰，从山脚开始，差不多每隔一二百米，就有一个相对平缓的平面，而勘探队的卡车，就借助这一级级的平面，一级级地往上升。

那些天，勘探队排列组组长王爱武，驾驶着一辆草绿色卡车，不仅过了雪线，还沿着50度角的坡面触及了海拔5000米的冰川。有人曾做过数学模型推演，这样的超高海拔和大坡度，载重卡车根本无法行进。可有一天，由于要赶施工进度，王爱武一大早就发动卡车，从雪线附近，拉着十多名员工往上升。

刚起步时一切还正常，不料想，行至中途，车轮突然没有了附着力，开始空转。王爱武一惊，坏了，麻烦来了。可就在瞬间，他马上恢复了从容与镇静。他牢牢地抓住方向盘，轻踩刹车，调整坐姿……听凭卡车以时速40公里左右的速度急速往山下滑。

下滑了百余米，临近一级平面时，王爱武掉转方向盘，急踩刹车，中止了卡车的下滑。王爱武定定神，打开驾驶室门，跳了下去，仔细查看，终于明白了，是雪坡上结的一层薄冰导致了卡车下滑。

王爱武拍着脑袋，很自责地说，太得意了，不该这么早就动车。

平时，王爱武都是在太阳出来，气温升高之后才启动卡车。可这次，因为心急，行动得有些早了，雪上薄冰还没来得及融化。

这时，卡车车厢里的十多名员工也下了车，还都有些惊魂未定。王爱武走上前，笑着做出了一个就地休息的手势。大家见组长大像没事人一样，也就恢复了平静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待太阳出来、薄冰消融，王爱武再次启动卡车，一鼓作气连上两级平台，终于到达了海拔5300米左右的一个冰川施工点。

三天后，另一辆卡车拉着十多名员工返回40公里外的勘探队大本营。王爱武则拉着一车排列设备来到位于山腰的另一束测线旁。王爱武找到测线桩号，把卡车停稳，就地休息。

自从上了列宁峰，两个多月了，王爱武一直把卡车当作自己的家，吃、住、指挥生产，都在驾驶室里。天黑了，王爱武躺在驾驶座后排的简易床铺上，望着车窗外满天繁星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凌晨醒来，王爱武睁眼一看，啥都看不见，瞪大眼睛再看，还是啥也看不见。王爱武以为自己眼睛出了问题，就去摇车窗玻璃，用力摇，也摇不下来，拿手拍了拍，才知车玻璃被积雪封住了。

王爱武的胆子尽管有时特别大，甚至胆大包天，但更多时候，其实特别小。几十年来，甭管在不在工地，他只要是开车门，总是先开一条缝，待看清外部情形后，才会把车门全部打开。现在，他依然是只打开了一条缝隙。

透过门缝，他一看——哎呀，车门外的雪地上，全是野兽的爪子印，再看，则是一双双贼亮的眼睛。不用说，卡车被群狼包围了。王爱武赶紧把车门关上。

可就是这样，这车门的关闭以及刚才的开启，还是被群狼发觉了，车外响起了细密轻捷的走动声。王爱武不敢再睡了，他从简易床铺下抽出一根三尺长的铁棍，又把平时做饭用的一把吉吉沙刀拿了出来，然后，很警觉地坐在床铺上等天亮。

过了两个多小时，天终于亮了。王爱武再次打开车门缝，看到的是密集的狼爪子印，而群狼已不见了。可王爱武有余悸，担心群狼隐蔽在附近，就发动了卡车，并连接车喇叭驱吓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确认群狼的确已远去，才从驾驶室跳了下来。

难道是群狼知道王爱武这位勘探者不可欺，才在天亮之前主动撤离？王爱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勘探者，为什么不只陡峭险峻的冰峰不能阻止他前行，就连雪地中饥饿的群狼也不能战胜他？如此之人，算不算是一位被列宁峰特别庇佑的“勘探王子”呢？

这些问题，我无从知晓，勘探队的众人也无从知晓。但是，天上的太阳应该会知道，这壮美又凶险的列宁峰也应该会知道。

——放眼望去，但见太阳越升越高，在那耸入云天的冰川之巅，王爱武的那辆草绿色卡车既夺目又耀眼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大雪山下，有人扎帐篷  
有人生火做饭

这大雪山，也许不是一座山  
而是一座前世的城

大雪山下，我背着勘探仪器来了  
勘探的卡车来了

大雪山啊，鹰飞，水流  
风不停地吹  
而山门或城门，已经打开，但我，我们勘探队

甚至，包括整个人类  
却看不见

——马行



朝阳  
足音



帕米尔高原上的列宁峰。

视觉中国 供图

## 深耕，向下扎根

孙仲伯

开车路过石化路时，两旁树枝随风摇曳，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

回忆把我拽回到祖父的自行车后座上，儿时，他常驮着我去化工大院看树赏花。

祖父叫孙长海，是最早一批进入大化纤的建设者。他所从事的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讲叫“园林艺术”，通俗来说就是种树裁花。

如何种活一棵树？放在天津大港这片盐碱荒滩上，既是个技术活儿，也是力气活儿。说它是技术活儿，就在于盐碱荒滩的恶劣环境需要培养耐盐碱的植株，改变土壤条件；说它是力气活儿，就在于需要人拉肩扛搬树苗、运肥料，深挖土层。

祖父跟我讲过一个故事。建厂初期有一日酷暑炎热，植树队挖了半米深的坑就打算把树种进去，虽然当时自己也是汗流浃背，但他坚决阻止大家这么干，“坑不够一米深，树埋进去没两年就得死，这半米的坑就是白挖”。

“深耕，向下扎根！”这是祖父常说的一句话。

树木向下扎根，枝叶向上伸展，种树的人正是通过挖起厚厚的土层来帮助树木稳固生长，可以说，向下的力量决定了向上的高度。

我对“深耕”的理解，在中文系读书的时候体会最深。

那时候看的书比较杂，左看一本萨特，右看一本司汤达，枕边还放着沈从文和钱钟书，看完却又常常忘记十之八九。

一日，白岩松来学校座谈，他说读书恰如下棋，落的子多了，棋也就活了。莫名地，我就想到祖父的那句话“深耕，向下扎根”！读书就是深耕的过程，唯结果论的思维恰恰会埋没深耕本身的意义。

从新闻系读研归来，我做了一个新闻人最基本的工作——基层采风。我现在做的就是扎根一线职工生活，融入并理解职工生产工作全流程，这也是一种深耕。

我驱车缓慢行驶在厂区内外，窗外是绿意晕染的枝头，后视镜里有老者在漫步、有青年在奔跑。时光的长河在枝叶上刻下痕迹，也在一代代石化人的脸颊上画出皱纹，他们把根留在了这里。我想，有些人，像我的祖父那样不会在任何新闻报道中存留记录，与其说他们被深埋在泥土中，不如说他们在向下扎根，成为石化发展的厚重基石。我们看到的每颗果实都有着他们的影子。

祖父已过世整十年，厂区新绿笑春风。我摇下车窗，感受着他种下的清香，那是深耕的气味。

(作者来自天津石化)

朝阳随笔

诗 歌

## 在达州火车站出口 (外二首)

陈锡让

绿皮火车抵达达州站，足足要停留五分钟  
才向成都轰隆隆奔去

我看见一张张陌生而疲倦的脸孔  
从出站口挤了出来

一位身着红工装的石油人拉着旅行箱

边走边打电话

那样子像在向远方的亲人报平安

也像在联系来接他的石油兄弟

## 在普光

大巴山在晨雾中练习隐身术  
后河用流水声卖出了它  
我每天都要去黄家岩隧道巡检  
三条输气管道到黄昏时才肯放我回来

我不看天空中大朵大朵的乌云  
它们都有坏脾气  
我没有把满载硫黄的专列看够  
滚动时发出的声响听够

咣当咣当的声响，等同春天

## 在一棵芭蕉树下

歇息的时候

你顺手把探路的那根柱棍

放在腿边的同时

眯眼向上看了看

阳光透过芭蕉叶的缝隙

洒下斑驳的光点

芭蕉叶上面是聒噪的蝉鸣

蝉鸣上面是晴空

一大朵移动的白云

让你想起调离的一位石油兄弟

想起那个夏日午后

一条往复来回的巡线路啊

承载了巡线人太多的喜悦和泪水

它让你茫然四顾

让你眼角渐渐湿润起来

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

## 韭菜粑

冯进进

下班的路上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说让表哥给我带了韭菜粑。

在老家，韭菜粑和通常的小麦粑、荞麦粑制作方式完全不同，是用野韭菜、腊肉和米粉等加工而成。小时候在乡下，每天上学我们都带着一只竹篮。放学后，大家基本上不走正道，专找田野和荒草多的山路行走，见到野韭菜顺手摘下来。虽然经过几场春雨后野韭菜疯长，但毕竟采摘的人太多，往往在山中寻找了好几个小时，所得的也只是填平竹篮。

制作韭菜粑其实很是费时费力，野韭菜摘回来后，还要一根一根地择一次，然后将洗干净的野韭菜倒入热水中去掉苦味，但又不能将它们放在热水中太长时间，时间长了，野韭菜的香味又会被脱尽，做出来的韭菜粑就少了香味。

从米缸里盛上几升大米，搬出早已擦净的石磨，将大米磨成粉，米粉磨得既不能太细，也不能太粗，细了粑很难成形，粗了口感不好，接着从墙上取下准备好的腊肉，剁碎，再将野韭菜切碎，然后将米粉和腊肉、野韭菜放在一起拌匀，最后用菜籽油擦热锅，将做好的韭菜粑在锅中慢慢烤。约莫几十分钟，灶屋里野韭菜的清香与腊肉的醇香便弥漫开来，等在堂屋里的我们早已垂涎三尺。

那时候生活清苦，即便是这种韭菜粑，也被母亲抠着给我们吃。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前些天母亲听说我想吃韭菜粑，周五回来就和父亲到山上去找野韭菜……听到这里，我沉默了。

现在母亲年事已高，身体也大不如从前，工作日还要到城里帮我带孩子，而我却不知道，我无意中的一句话，却让母亲要忙碌多长时间。(作者来自安庆石化)

## 晏梅和她的退休日历

楚学朋 宋 峰

天还没亮，晏梅就起床了，用蓝笔在日历上画了一个圈，这天是5月15日。

从今年元旦开始，晏梅已经在日历上画了135个圈。元旦、春节、元宵节、五一……特别的日子画个红圈，其他的画个蓝圈，画圈的时候，因为晏梅下笔很重，那个圈显得有些拘谨。

熟悉晏梅的人都知道，她的字如同她的人，洒脱而飞扬，就算是填写一笔一画力求严谨规整的巡检记录本，也难掩勾画转折之间的锋芒峥嵘。之所以拘谨，是因为再画90个圈，晏梅就要退休了，要离开她工作了32年的采气岗位。每多画一个圈，就离告别的日子近了一天。

画完圈，洗漱完毕，晏梅一身红工衣出了站门。

这里是海拔1200米的江汉油田红页35HF井组，一口常规天然气井、一口新打的页岩气井如往常静静地工作着。晏梅眼前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“穿眼石”，身后，是建南沟的地标“母子石”。看了这么多年，怎么看都不厌。

1970年10月，参加五七油田会战的勘探队伍转战鄂西南，晏梅的父亲就是这群建南沟拓荒者中的一员。1992年晏梅成为一名采气工，稚气未脱，工衣穿在身上显得有些宽大。钻井工出身，和坚硬的岩石较量了一辈子的父亲却从不担心——在气井边、大山里长大的孩子，哪会娇气。

还是学徒工的晏梅被分配到了最偏远的建45井。山高路险、电压不稳，一停电，站上就是黑灯瞎火，寂静的大山里只听见夜枭的怪叫。从小就在山里长大的晏梅从来没有害怕过，借着手电筒麻利地关井倒流程，然后坐在只有一盏气灯的值班房里等着来电再启井。

在江汉油田所有的工种中，最累的是钻井作业，可公认最枯燥最熬人的是建南采气工，在大山里守上几年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晏梅用守井的日子磨炼技能，很快就成为采气行家，也练就了一手好厨艺。此后的日子里，无论她到哪个站，同事们都会喜欢跟她搭伙吃饭。

1993年，矿里的领导也挂念着守在大山里的他们，挤出资金为建45井站配了一台小黑白电视机，山里信号不好，只能收到中央台和四川台，这就是站里全部的娱乐了。

在建45井待了两年后，晏梅被调到同样艰苦的建35井，随后又在建15井、建13井、建51井、建28井辗转奔波，几乎走遍了整个建南气矿所有的井站。

晏梅一天一天地画着圈，元宵节的那个圈她画得格外用力。16年前的2008年，雪灾席卷了她和同事驻守的海拔1400多米的建61井。大雪封了山，断了水断了电，通信信号时有时无。建南气矿的领导心急如焚，每天只能靠程控电话了解站上的情况。

一个月后，路终于通了，救援人员登上了建61井。只见站上的井正常生产，房前屋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切秩序井然。这一个月，晏梅他们每天铲雪砸冰烧水，粮食一把一把地计算着日子吃，靠着老乡送来的土豆白菜，在山顶上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加元宵节。

对于采气工来讲，最让他们焦虑的不是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，而是长久以来垫底